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四十八回 真才子壓倒假名公 假新娘賺殺真嬌客

成之微笑道：「拙作拈韻時已成，但未寫出耳。」李姓道：「此英雄欺人之言，如果早成，何不寫出？或者見過諸作觸發而成，這也就難為吾兄了。」成之笑道：「一日之集，若只吟一首詩，豈不虛負光陰。弟因不知諸先生所拈者何韻，故袖手以俟。方才見過諸作，即以按韻和成，連拙作共是八首，待弟脫出稿來，以博諸位一察何如？」眾人大驚道：「先生這話是真嗎？不信天下有如此捷才！」閔老呆看成之，似信不信。李姓與元繼禎道：「詩不求工，雖百首何難？古人『吟成一個字，捻斷數莖須』，此之謂也。」成之也不管眾人議論，拈過花箋，蘸飽墨沈，信筆直揮，免走鵲落，疾如風雨，傾刻之間，把八首新詩一齊寫出。李、元二人見成之揮毫落紙，如雲如煙，已吃一驚，及查對韻腳，一個不錯，知非宿構。再看那詩聲韻琳瑯殊勝於已，便面面相覷，作聲不得。那一個鷹鼻蟹眼的少年正恨李姓笑他不通，巴不得有人壓倒，因把成之八首詩朗吟道：

春風才縮玉鉤斜，古木寒香早放花。
獨向乾坤標氣節，翻從冰雪見清華。
美人南國無雙豔，處士西山別一家。
遙夜可知明月裡，有人孤詠手頻叉。
林外柴扉晝不關，離離殘雪冷空山。
吟餘水閣雲還在，注罷南華月正閒。
色借琪花驚絕豔，香生鐵骨破春慳。
一從高土移栽後，只許仙禽共往還。
十里清江水未波，霜枝雪乾任婆娑。
不將古貌邀青眼，自惜冰姿試薄羅。
孤鶴夢中驚月墮，老漁篷底覺寒多。
橋頭何處尋詩客，日向空林拄杖過。
荒雞喔喔叫黃昏，疏影橫斜倚斷垣。
乍覺曉風吹月魂，忽看晴雪凍柴門。
天寒日暮原無夢，細雨清溪別有村。
自信年來少羈縛，可教高枕臥雲根。
仙姿原不住蓬萊，獨傍林塘冷處開。
只合漁樵窺影坐，肯教蜂蝶索春來。
寒香自向風前試，道帔新從月裡裁。
且喜床頭新釀熟，何妨相對百千杯。
無言子立只如愚，常抱天真比謹瑜。
人定枯禪空色相，寓形仙骨獨清臞。
一聲疏磬山同寂，幾點寒鴉日又哺。
掃盡浮華歸穆，卻留瘦影與誰俱。
輕寒點點入斜陽，一片清光上石床。
晤對君應忘甲子，相逢我亦到羲皇。
孤標暫借雲為影，素質還宜雪作妝。
欲向塵寰語情愴，可憐終古幾滄桑。
萬類凋傷歲欲終，一枝瀟灑氣春容。
歷殘霜雪無柔骨，鑿破鴻有鬼工。
抱璞何曾求欲賞，懷香寧肯藉春風。
廣平一賦休推絕，鐵石心肝本不同。

吟畢，眾少年環聚而觀，雖不甚解，卻讀去頗覺順溜；頭上兩首，與元、李二作比並聲韻，便覺不同。且李姓詩略早完，便自誇敏捷，驕傲非常；今成之連吟八首，頃刻而成，豈不神異？遂各加歎賞，這個說是李白重生，那個說是杜甫再世，把李、元二人，都丟在腦後。被李、元所譏笑者，更是含譏帶諷，嘖有煩言。二人甚覺沒趣，悄悄約會，假推有事，匆匆而去。

素臣滿心暢快，暗忖：這班孽障，枉自吃苦！閔老半日以白眼視成之，此時亦有垂青之意。諸少年將成之這八首詩，各抄一紙，珍藏袖中。果盒上來，環坐暢飲，直吃到紅日西沉，各人散去。成之掛念鐵口，讓閔老先回，自己帶著一館童來尋。素臣不待人散，先走出來，候在祠外，見眾人散盡，獨不見成之，復進祠中，方見住持送成之出來，喊道：「吳先生往那裡去的？紫金師爺各處找尋。」素臣疾趨至前，住持手中遞過一個紙包道：「這五錢銀子，師爺給你調理的，叫你靜養兩日，且慢開張。」素臣接了道：「師爺請房裡少坐，有話奉告。」住持便先別去。成之一頭走，一頭想：這聲音很熟！仔細把素臣一看，失聲道：「你莫非是素兄麼？怎這面色全變了？」素臣讓至房中，附耳而說，成之這一喜，非同小可！正是：

貧士逢金穴，鰥夫得美妻，饑人餐異味，病者遇良醫！

成人道：「弟自場後進京，在路即聞吾兄遷謫之信，既為兄喜，亦為兄憂。喜則喜大節之不磨；憂則憂保身之無術；日夕相思，夢魂顛倒。不意得遇吾兄，請問何由至此？」素臣把出京以後之事，略述一遍。成之吐舌道：「原來吾兄歷此坎坷，倒借了無外一臂；弟若在彼，亦當一撥佩刀矣！」因叫館童吩咐道：「這吳先生是我鄉親，今日要抵足談心，不回館了。可叫道士備四碟菜，十斤酒來。你便回去，不必在此伺候。」館童答應自去。道士送酒來，二人一面飲酒，一面敘闊。

成之道及水夫人挈家避難之事，素臣好生憂憶，暗忖：母親事燭機先，藏身必固；但不識移居何處？致成之、雙人等好友，俱不知消耗。我本擬待事略定，悄悄回家一探，今不能矣！想到那裡，不覺潸然淚下。成之勸慰一番，問及鸚鵡之事，雲：「梁公在寓，每一道及，輒復流涕，望兄如望歲也！」素臣把救出鸚鵡，寄放保定之事說知。成之喜道：「吾兄真不愧崑崙、押衙，梁公之命可生矣！」

素臣見成之說這話時，滿面喜色，忽變憂容忙問其故。成之道：「弟正有一事，欲與吾兄一敘。弟場後起身，在山東道上，偶於驢背吟詩，側邊道上開過一車，車中載有兩美，四目相視，殊有顧盼之意，把弟之詩便打斷了。彼車前行，不知我驢緊接在後，竟把弟所做之詩，恬吟詠起來，弟已覺驚異；不斷念完拙句，竟續出幾句，使弟有糠粃在前之恥。卻被一個美人窺見弟在車後，吩咐車夫，把馬加上幾鞭，如飛而去。弟彼時怏怏，如有所失。」素臣道：「且把尊作及美人所續，念將出來，以解弟數月來風塵之穢。」成之道：「弟因渡汶水，口占四句，是：

歸鳥覓深樹，行人息未曾？但聞隔林裡，汶水聲冷冷。」

素臣擊節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清微澹遠，如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美人所續，恐只學邯鄲之步耳！」成之道：「弟所吟本不成

詩；而美人續句，則遠勝於弟！」因念道：

汶水清且淺，行人心自遠。不見泰山雲，層層遮不斷。

素臣驚喜道：「不意閣中有如此雋才，景緣情活，隱與秀兼，與吾兄之詩，如出一手，分之則雙珠，合之則全璧，謝女、蔡姬，當在下風矣！」成之道：「不瞞吾兄說，弟是日整想了一夜，道是無情，卻頗有顧盼之意；道是有情，卻驅車竟去。道是無緣，卻何以邂逅聯吟？道是有緣，卻似雪中鴻爪，杳然無著！想到後來，忽於迷中一悟，古人見色不迷，怎臨事毫無把握起來？彼時痛自悔責，遂把這段情，撇去天外。」素臣撫掌道：「這才是英雄，一刀斬斷，好不爽利！」成之笑道：「吾兄且慢加獎，偏是次日，又遇著那車，或前或後；車箱內坐的，還不打緊；只那車口側坐的一個美人，向弟嫣然微笑，不覺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矣！至晚下店，偶成絕句，書於壁上；剛寫完，即被店家催促，移居側房，把上房騰出，讓與貴客。而貴客，即係美人之父；見壁上所題，墨跡未乾，詢係弟筆，極加歎賞。遂至弟所暢談，並欲延弟為師，教其幼子。弟彼時自喜天作之合，一口應承，同至於此；現在敝東閣時行，即美人之父也。」素臣道：「兄所題何詩？致彼深賞。西席之招，即東床之選矣！可喜可賀！」成之搖頭道：「弟彼時亦作此想，豈知大有不然！」因念出絕句一首道：

憐予思澀續詩成，香口吟來字字清。

何事驅車如避客，教人猜說是無情？

素臣道：「此詩情見乎辭，閱老愛而延兄，其意顯然；怎吾兄反以為不然？」成之道：「閱老係恩蔭出身，詩文非其所知，彼所愛者，字耳。弟初時亦疑其有婚姻之意，到館以後，方知彼意屬於山東外家。弟即欲辭去，而藕斷絲連，未能決絕，故欲與兄商之。」素臣道：「此非難處之事，閱老既專意延兄為師，則盡心課教其子，把婚姻之念，一刀斬斷可也；安用商量？成之歎道：

「其中尚有許多委曲，兄所未知。弟自喪偶以來，於今三載，幼子育於外家，終非長策，欲擬續弦，而未得其人；今忽遇才美，似有機緣，未免有情，誰能忍置？後知閱老之意，便已一刀斬斷；無奈花香鳥語，自會撩人；月色瑟聲，無端入坐；徘徊生感，宛轉成憐耳？」素臣駭然道：「吾兄素行，弟所深知；莫非一念之差，竟蹈相如之轍麼？」成之道：「弟雖無志，何敢逾閒？只這情之一字，跳他不出耳！弟到館以後，方知車中美人，係一主一婢；主即閱老愛女，小字天然；婢則乳媪遺孤，小名桂葉。天然生性端莊，至今未窺半面；桂葉賦姿俏儻，日來時現全身。弟因所居者師席，絕不假以笑顰；而此女益加敬重，愈切愛憐，飲食寒溫，起居浣濯，無不曲致其情，使人深感。一日，悄立花陰，遺下詩箋一幅，飄然而去。弟拾而讀之，其詞云：

雁字南來，帶將秋意過寒井，曲欄斜日上秋棠，怕到黃昏靜！睡起，殘妝倦整，靠菱花伶仃瘦影，一絲兩縷，舊恨新愁，都將眉並；燒盡沉檀，總難溫熱心兒冷。幾聲清漏過牆東，又是更初永，怯怯孤燈獨憑。聽風颯魂魂欲應，半垂繡幕，宵冷衾寒，夢來還醒。

弟不合題詩一首，於花箋之後；他到晚間來領學生出去，值弟往園中解手，便將那箋攜去。」素臣道：「且請教兄所題者何詩？」成之念道：

一片情腸似酒濃，淺深眉黛畫廊東。

憐他綵袖垂雲碧，贈我明珠落掌紅。

神女欲探春信息，旅人無那月朦朧。

嫦娥未許從容認，辜負天香桂子風。

素臣道：「詩以不做為妙，然尚喜是卻之詞；他拿去便怎麼？」成之道：「他拿了詩去，幾日之內，顏色大是不豫。一日，忽滿面笑容，私遞一柬，說：前日花箋忽被小姐看見，不特不加譴責，反有敬慕先生之意，吟成此詩。先生當力圖之，一箭雙雕，認嫦娥便不辜負秋風也！」素臣跌足道：「小姐又有何詩？吾兄將入其彀中矣！」成之念出，是：

文心慧腕自玲瓏，獨著清詞藻彩空。

暮倚芙蓉浣秋水，曉聽鸚鵡課春風。

南朝金粉飄零盡，北地胭脂盼盼中。

不把紅絲寄魚尾，知君深薄長卿衷。

素臣道：「此詩慕而不亂，亮而不諱，真吾兄知己！但如何力圖？此婢得毋以養修自任乎？」成之道：「弟也疑及此；他卻說：小姐端嚴，不敢乾以非禮；當求之呂翁祠住持，雲閱老酷信其言，俾作冰人，成可八九！弟現為西席，豈可妄議婚姻？且方外之士，奸狡者多，弟既無財以動之，又無勢以壓之，安肯為我謀耶？吾兄照理如鏡，料事若神，不識何以教我？」素臣道：「小姐之意，已知吾兄斷弦；侍兒之心，則更熱如火炭。吾兄所處，大是危機！須要守定身心，不特跳出色圈，並跳出情圈，方得全人之節，以自全其節！若果是姻緣，閱老必有降心之日；守其在我，聽其在天，是或一道。所怕者，磨易磷，涅易緇，不念之錯，終身之悔耳！且瓜田李下，亦君子所不居也。還當以高飛遠舉為正理；兄明日可決意辭之。」成之欣然應諾。

素臣大喜，因問及席間諸詩人姓名。成之道：「說也好笑，北方無人聲，做詩最難，只要不失黏韻，就算是詩人了！這幾個俱是本縣有名詩人，而一李小白，一元繼禎，則本縣詩人中之李、杜也。他們向有詩社，推李、元為主盟。閱老見弟詩集，以示二人；二人指其中幾個謬錯之字，說是弟抄來的。一位姓虞字繼翻的，家中甚富，少年入泮。閱老留心擇婿，注意於他，因借此設席，試其才思；並以驗弟詩之真贗。方才虞繼翻詩中，美人指閱小姐；高士指自己；土牆、楊樹、竹筴，指媒人所居；鑽進推開，兼寓人慕之意；老梅根，則寓欲語澆壅梅根之說；做此詩時，十分賣弄，雲其詩皆有深意，係嘔心出血而成；不料被元繼禎批駁，以致勃然大怒也！」素臣道：「兄說閱老屬意外家，怎又注意於虞？」成之道：「閱老原無定見，只一擇富之念，牢不可破。山東外家富矣，而嫌其路遠，且貌甚陋。虞之富，稍不如山東，而已入泮，且有時名，故又注意於虞。曾與弟商，故知之甚悉；而弟之圖婚之念，亦愈冰消炭冷也！」素臣道：「閱老為人如此，何堪為吾兄之舅？決計去之，勿更留戀，可也！所惜者，閱小姐如此才貌，而生於村之腹，不擇精婿，而止逐銅臭，紅顏薄命，深可悼歎耳！」兩人絮絮叨叨的，直講了一夜。天明起來，洗漱已畢，成之正約素臣同去辭館，只見館童領著兩個大管家，慌張而來道：「老爺有事，立等師爺去商量哩。」成之笑道：「又是那一個顯官生日，訃音，要做壽文、挽章了。弟先行一步，看沒甚別事，即著館童來請。」說罷自去。

臣在寓候了一日，不見館童之面。次日，又候一日。到第三日，再熬不住了，問了道人路徑，自來尋訪。一到街上，只見燈籠鼓樂，轎馬紛馳，儂相媒人，花紅絡繹，根問路人，方知有詔採選，以致民間嫁娶紛紛。暗忖：成之回去，莫非已中雀屏？因急急趕至閱宅牆外，見大門上結著大紅全彩，裡面鼓樂喧天，詢之街鄰，果雲招贅南方先生為婿。素臣這一喜，真如自己洞房花燭一般，滿心快暢，縮轉身來，揀著熱鬧處走去。但見：

笙歌鼎沸，鼓樂雷鳴；竹轎繩穿，暫借門門作槓；燈籠紙補，權將篋纏為圈。花爆現春，放五枝難逢三響；樂工急湊，只兩個便是一班。儂相無人，道士扯來贊禮；喜娘乏伴，尼姑拖去送親。十一二歲女娃兒，便憶吹簫乘鳳客；六十二三男子漢，也思臨老人花叢。張家轎子李家抬，都從十字街頭錯去；麻面郎君光面女，總向各人命裡招來。

素臣看這景象，慨歎了一會，仍回寓中安歇。次日天明，才起披衣，只聽成之叩門聲急。慌忙開進，賀道：「一箭雙雕之言驗矣！」成之悶悶不悅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弟這幾日幾乎氣死，悶死，笑死，羞死，急死，又幾乎想死！」素臣驚訝道：「吾兄剛做得三日親，怎就有許多死法？」成之道：「休得取笑，待弟告訴出來，連兄也要氣死，笑死哩！弟那日回去，閱老說：『今日因修郊祀，要彩童女侑神！縣中有女之家，紛紛嫁娶。山東路遠；虞繼翻又被曹操江搶了去了；不得已，要權屈先生與小女暫結花燭。』弟此時喜出望外，不暇推詳，外面已是張燈結綵，儂相人等陸續俱到，不及打發館童來請。豈知合巹之後，洞房中竟不見了新人，說是日子不好，權結花燭，以遮外人耳目，改日另擇吉期。弟也信以為然。第二日，竟一日不見新人影子。弟思：即夜間不便同

床，日間亦何至相避之甚？心中委決不下。昨日三朝，又好好的同拜家堂，見禮分別大小，同進房來，正欲親問其故，外面又催請上席，竟是一去不回。弟更耐不住，請了閔老進房，叩其緣故。他說：『小女已許外家，路遠莫致，因先生至誠忠厚，權請代結花燭，當以百金奉酬。』弟彼時大發雷霆，盡力數落了一頓。閔老倉惶而去。少頃，桂葉出來，轉致小姐之言道：『未結花燭以前，妾與郎君如同陌路；既結花燭以後，妾與郎君即是夫妻。一與之醮，終身不改；妾誓死不另適人矣！目下老父正自執迷，郎君且毋冒昧，待妾緩圖，必成合璧也！』桂葉臨去，又囑弟：『靜候好音，千萬勿為悻悻！』並云：『閔老防閒甚緊，不能時出，請自放心。』吾兄思之，豈非絕世奇聞？」

素臣咋舌道：「大奇，大奇！真該氣死，悶死，笑死，羞死，急死，而又想死也！從前勸兄舍之而去，此時則斷不可舍矣！閔小姐所云：『未結花燭，如同陌路；既結花燭，即是夫妻。』乃大義也，彼既誓不另適，兄宜安心俟之。倘閔老執迷不悟；閔小姐無計挽回，則弟雖不才，願助一臂。弟想家母必避豐城，欲潛往一見；然後遍歷天下險要，以為異日撥亂之計。今既目擊兄有此事，何忍怏然而去，請留待一月，新正束裝何如？」成之大喜道：「得兄相助，弟事諧矣！」欲取酒劇飲。素臣道：「不可，你若久出，必生閔老之疑；可急回去，相機而行。弟在此無事，仍修前業，賣幾個課兒，盡可度日，兄勿掛念也！」成之點首，走出客房。住持知已贅閔老為婿，百倍奉承，擺設茶點，極其豐盛；連素臣也作敬起來，死命拉去同坐。二人無奈，只得領情而散。

素臣自此仍復掛招，一日，成之來看，正值買卜者多，匆匆不及細述，但附耳雲：「姻事不有可成！」又隔幾日，成之到祠，滿面笑容，說道：「閔岳雖未面許，小姐現已同床，並桂葉亦收為妾媵矣。」素臣失驚道：「令岳既未面許，小姐安得同床？吾兄未免蹈苟合之嫌矣！」成之道：「非也，家岳雖未面許，已囑其舅轉致，暗中改正；小姐若非得父命，亦斷不肯出而就弟也！」素臣沉吟道：「花燭已結，雖於大節無虧，但終不甚光明正大；此皆令岳之誤也！兄事既妥，弟當即日長行矣。」成之道：「時已歲暮，雨雪載途，轉盼即是新正，何必如此性急？且吾兄志在物色英雄；目下有一異人，弟當致於兄前，以供賞識，又豈可失之觀面乎？」素臣急問異人來歷，成之道：「此人姓胡，名玄，字太玄，即拙荆之母舅，弟向日亦未會面；因與家岳志趣不合，故足跡不至其門。近聞權結花燭之事，不勝駭異，方來岳家，與家岳爭論，才得有此斡旋。其人貌若神仙，胸羅星斗；天文地理，兵營戰陣之事，無所不精；吐故納新，長生久視之術，無所不練；吾兄獨信儒書，彼卻兼通道法。弟屢將吾兄生平向彼稱述，彼亦渴欲一會；兄一見自應傾倒，知弟言之不謬也！」素臣大喜道：「果有異才，雖入於邪無礙；弟將以正學覺之，使覺今是而昨非也。」成之道：「彼之議論，蟠天際地，政恐吾兄不能屈，反為所屈，奈何？」素臣笑道：「弟無他長，只此崇正之念，匪石難轉；雖使牟尼復生，老聃再見，亦無以相屈耳！」成之唯唯而去。隔了一日，買卜稍稀，素臣飯店閒步，因想起胡太玄之信道，便走入盧生臥處來，見四壁題滿詩詞，都說是世人皆睡，呂翁獨醒，盧生之睡，亦得呂翁而醒。不覺慨然長歎，援筆題五言律一首於壁。其詩曰：

萬物有成毀，只分彭與殤。哲人安正命，餘子入迷鄉。

富貴誠朝暮；神仙更渺茫。呂翁方夢鹿，何必問黃梁？

素臣正題完詩，恰值成之領著胡太玄曳杖而來，各致寒溫已畢。太玄一眼便看素臣壁上所題，卻因這一看，生出許多事來。正是：

盧生復到咸陽市，倩女重牽月下絲。

總評：

有諸人之屁詩，不可無成之香句，以解其穢；有李元之驕肆，不可無諸人之鄙夷，以殺其氣。若但做一首詩，雖極工，而對牛彈琴，焉知不仍認李元為盟主耶？故必連揮八首，以驚俗目，始博得閔老片刻垂青，僥倖紅絲萬一也。此成之苦心，非浪使才氣，但欲壓倒社中諸人。成之口占，美人聯句，及書壁遺簽題詩答句，一片風流纏綿，可洗素臣日來苦徵惡戰之趣。乃當此纏綿，而忽雲：「瓜田李下，君子不居，兄明日可決意辭之。」大煞風景，真如今人十五六歲女郎持銅琵琶鐵綽板，高唱大江東去矣；而成之亦竟欣然應諾，不以為迂，方不愧素臣之友。

成之約同素臣辭館，而西席且忽易而東床，奇矣！既為東床，而新人不同衾枕，則更奇！素臣雲：「從前勸兄舍之而去，此時則斷不捨去。」方是有把握能決斷人。至雲：「留待一月，願助一臂。」讀者猜是特犯鸚鵡，注目而視；孰知數日之後，不特小姐同床，侍女亦收為妾媵，豈非奇中之奇？讀者至此，有更料閔小姐之險化望夫山，金成之之別種相思樹者乎？元之又元，真被作者元殺！